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七十一回 陳太監周全伙計 宋主事逼死商人

逢人盡說縉紳家，滿口自矜誇。乾了朝廷好事，只知一地胡拿。

性有剛柔，事應輕重，出自岡叉。人品須妥當，

管他沒有雞巴！

——右調《朝中措》

卻說陳公這內官性兒，叫童奶奶拿著一片有理無情的話，勸著他的癢癢，就合那貓兒叫人崩脖子的一般，呼盧呼盧的自在，誇不盡童奶奶是個好人；不惟將童七當時提回討保，且輕輕的饒了三百兩銀。童七尊敬那童奶奶就如劉先生奉承諸葛孔明的一般。只是人心不足，與他老婆商議，叫他怎麼再弄個法兒，連這三百兩也都饒了才好。童奶奶道：「你別要這只管得不足，那內官的性兒是拿不定的，杭好杭歹，他恨你咬的牙頂兒疼。虧不盡我使了三百錢，那管門的其實是鋪拉自家，可替咱說話？我綽著經兒，只望著他那癢處替他崩。他一時自在起來，免了這三百兩不叫咱賠，又寬了兩個月限。你安知他過後不悔呢？三百兩銀，六個大元寶哩！他尋不出別的支節來，沒及奈何的罷了。你再去纏他，或是過了他的限，他借著這個，翻過臉來說道：『我倒饒了你一半，寬限了兩個月，你倒不依？好！我不饒你，還要那六百兩，也不准寬限，我即時就要哩！』你可怎麼樣的？這不過了十日多了？依我說，你先拿一百兩銀子。我聽說佛手柑到了，你買上四個好佛手柑，再買上他一斤鮮橄欖，你送了去。你說：『我變轉了一百兩銀子，放著等一總裡交，怕零碎放在手邊使了，先送了來與老公墊手兒使。』他情管喜歡你。就還了他銀子，咱還合他結個相知，還叫他往後救咱頭疼腦熱的。這是我的主意，你再尋思。」

童七道：「奶奶主事，沒有差了的。只怕他內官性兒，見咱銀子上的容易，按著要起來，可怎麼處呢？」童奶奶道：「沒帳。你替我買佛手柑合橄欖去。你推病別去，待我自家去。」童七道：「奶奶去情管好。我近來運退的人，說出句話來就濁殺人的，連自家過後也悔的慌。」連忙走到福建鋪裡，一兩八錢銀買了四個五指的佛手柑，又鮮又嫩，噴鼻子的清香；一錢二分稱了一斤橄欖。拿到家裡，都使紅燈花紙包了，叫虎哥使描金篋絲圓盒端著，自己兩隻袖子袖著兩封銀子，穿著油綠綢對衿襖兒，月白秋羅裙子，沙藍潞網羊皮金雲頭鞋兒，金線五梁冠子，青遍地錦箍兒，僱上了個驢，騎到陳公外宅。還是那日看門的人。

童奶奶走到跟前，笑容可掬，連拜了數拜，說道：「那一日得不盡爺的力量，加上美言，我合老公說了話出來，尋爺謝謝兒，就尋不見爺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剛只出來，孩子說家裡叫我吃晌飯哩；我剛只吃飯回來，你就去了。」童奶奶從袖中取出一個月白綾汗巾，弔著一個白綾肚，青綢打口的合包，裡邊盛著四分重一付一點油的小金丁香，一付一錢一個戒指，說道：「這個汗巾兒裡邊有付小金丁香兒，兩個銀戒指，煩爺替我捎給奶奶，也見我感激爺的意思。」那看門的道：「前日受了奶奶的厚禮，沒有甚麼補報，又好收奶奶的？既是與家裡的，我又不好替他辭，可是叫奶奶這們費心。奶奶這來是待怎麼？」

童奶奶道：「我變了幾兩銀子，待來還老公；又尋了幾個佛手柑與老公進鮮。俺家裡一行好好的，拿倒地就害不好，自己來不的。我怕幾兩銀子極極的花費了，兩個果子淹淹了，我說：『等不的你好，我自家送去罷。』待叫這孩子來，怕他年小不妥當。」那看門的道：「老公在朝裡，這幾日且不得下來哩。奶奶，你見見太太好不好？我給你傳聲。」童奶奶說：「我得見太太，就是一樣。」那看門的道：「奶奶，你跟我來，你在宅門外聽著我說話，你跟綽著我的口氣兒合太太說。」

果然那看門的領著童奶奶進了儀門，打大廳旁過道進去，衝著大廳軟壁一座大高的宅門，門外架上吊著一個黑油大桑木梆子。那看門的把那梆子梆的聲敲了一下，裡邊一個老婆子出來問道：「說甚麼？」那看門的回說：「看門的任德前見太太稟話。」老婆子道：「進來。太太正在中廳，看著人收拾花草下窰。」

作德前稟道：「童銀匠的娘子兒，他不知那裡打聽的說太太救了他漢子的打，他敬來替太太磕頭，要見太太哩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在口之言，給他說聲罷了，平白地替我磕甚麼頭？阿郎雜碎的，我見他做甚麼！」任德前道：「老公前日沒見他麼？不阿郎雜碎的，倒好個爽利婦人，有根基的人家。這是駱校尉的妹子。」太太道：「他只怕是纏我告免銀子？」任德前道：「不是價。他還拿著銀子來交哩。小的說：『老公朝裡沒下來，誰好收你的？你且拿了家去。』他說：『我變換了這幾兩銀子，家裡極極的，象著了饑的鷓鷹一般，放在家裡就花了。一時間銀子上不來，違了限，叫老公計較，這不辜負了太太的美意麼？我陸續交給太太收著，交完了，可抽保狀。』」太太道：「這是個有主意有意思的女人，我當是個混帳老婆來。你叫他進來。」

任德前出去說道：「我說的話，奶奶，你聽見來？你就跟著我這們說。」童奶奶答應了，不慌不忙走到正廳內，朝上站定說道：「太太請上，小的磕頭。」太太說：「你來到我家是客，不磕頭罷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替太太磕破了這頭，也報不了太太的恩來哩。要不是太太救著，俺娘兒們可投奔誰？太太可是活一千歲成佛作祖的阿彌陀佛！」一邊說，一邊吊桶似的上去下來磕了四雙八拜。

太太道：「你端個小杌兒來讓客坐下。」童奶奶道：「好太太呀！太太跟前敢坐，待要折罪殺呀！」太太道：「你矮坐著怕怎麼？你坐著，咱娘兒們好說話。你摸在旁裡只管站著，不怕我心影麼？不知怎麼，我乍見了你你就怪喜歡的。」童奶奶忙道：「這是小的造化，投著太太的喜緣。」又朝上與太太磕頭告坐，在那暖皮杌子上坐下，又說：「剛遇著才到的佛手柑，不大好，要了兩個兒進與太太合老公嘗新。」太太道：「新到的物兒貴的怕，你緊仔沒錢哩，教你費這個事。」童奶奶道：「孩子外頭端著哩，太太吩咐聲，叫人端進來。」太太說：「既費了事，叫人端進來去。」還是剛才那個老媽媽子走到宅門內，擊了一聲雲板，外邊接著，吩咐道：「把客送盒兒端進來。」不多一會，外邊傳進盒子，端到太太面前。揭開盒蓋，滿屋裡噴鼻清香，太太說：「好鮮果子！今年比年時到的早。不知進過萬歲爺沒有？收到我臥房裡去。」太太合童奶奶家長裡短說的不了。說到賠銀之事，都順著那任德前的口氣隨機應變的答應。太太甚是喜歡，叫人看飯相待。

九月將盡，正是日短的時候，不覺又是日西。童奶奶說：「這是一百兩銀，太太替小的且收下，待完了，抽保狀出去。」太太說：「你留下，我替你交與老公就是。」童奶奶要辭家去。太太叫丫頭：「端出我那竹絲小箱兒來。」丫頭端出來開了，太太取了十個金豆，三十個銀豆，遞與童奶奶道：「這是宮裡的，你拿到家裡頑去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希奇物兒，太太賞這們些呀！」磕頭不了，滿口答謝，叫老媽媽送出客去。

童奶奶到家，對著童七說太太的好處。太太又對著陳公說：「童銀的媳婦好個人兒，識道理，知好歹，通是個不戴帽兒的漢子，昨日來交了一百兩銀子，送了四枝佛手柑，一些橄欖。我賞了他幾個豆兒，留他吃的飯去了。」陳公道：「我全是為他省事，我饒了他三百兩銀。後來我又悔的，輕易就饒他這們些。我心裡算計：他要違了我的限，可我還不饒他。他怎麼老早的就交了一百兩？」太太道：「他合我說來，他說變換了這幾兩銀子，依著他漢子還要留著賺換賺換，他恐怕又花了，辜負了你的恩，寧可隨有隨交罷。」陳公道：「好呀，這童銀怎麼就有這們個好媳婦兒！他要等不滿限還了我的銀子，我還把那些銅杭杭子賞給他，叫他拿著再哄人去。」後來果然童奶奶攬攬著，不過一月還完了陳公的三百之數。陳公果然把那六百兩假貨還都給了他。每次還銀，都是童奶奶自己去交，漸合陳太太成了相識；看門的任德前通成了一家人一般。童奶奶時常往來，送不的一個錢東西，十來個回不住。童七常往陳公宅裡見陳公磕頭，獻小慰勸。

童七做熟了這行生意，沒的改行，坐食砸本，眼看得要把死水舀乾，又兼之前後賠過了陳公的銀七百餘兩，也就極頭麼花上來。後陳公賞出那銅東西來，他不勝之喜，尋思一遭，還是幹那舊日的本把營生。先有這見成打就的六百兩貨物，從新前門外另賃了新鋪，壘了爐子，安了風匣，僱了銀匠，還做這烏銀生意。童奶奶道：「咱做生意，只怕老公計較。他敢說：『我收了本錢，不合他做買賣，你看他賭氣還開銀鋪。通象咱堵他嘴的一般。咱還合他說聲才好。』」童七道：「咱可怎麼合他說？」童奶奶道：「還

得我自己進去，要是親見了老公更好，只不知得出朝不。明日廟上你買點甚麼又希奇又不大使錢的甚麼東西兒，我拿著進去。」

童七果然十一月初一走到城隍廟上逛了一遭，買了一個艾虎，使了三錢銀子。這艾虎出在遼東金伏海蓋四衛的地方，有拳頭大，通是那大虎的模樣，也能作威，也能剪尾，也能嗚嗚的吼，好在那扁大的葫蘆裡頭睡。一座大房，憑你擺著多少酒席，放出他來，辟的一個蒼蠅星兒也沒有。本地只賣的一錢銀子一個。又使了三兩銀買了一個會說話的八哥兒，一個絕細的金漆竹籠盛著。買到家來，過了一宿，次早把這兩件奇物叫虎哥拿著，童奶奶紮刮齊整，僱個驢，騎到陳公的外宅門首。恰好這初二日是該下廠的日子，陳公早從朝裡出來，順便看了太太，才下廠去，此時正在宅裡。門前伺候著無千帶萬的人。

童奶奶到得那裡，下了驢，打發了驢錢。任德前早已看見，撥開眾人，引得童奶奶竟進宅門。虎哥拿著那艾虎、八哥，在宅門外伺候。童奶奶進得宅門，正見太太倚著格子框站著；陳公在廡簷底下看著小小廡拿著兩個黃雀，叫他那裡含旗兒哩。童奶奶先與太太磕過頭，又與陳公磕頭。童奶奶道：「你看呀！男子漢有句話，要在老公上乞恩，怕老公沒得下來，叫我來稟太太罷。誰知老公在宅裡哩。」陳公道：「他待稟甚麼？你替他說，也是一樣。」

童奶奶道：「實稟太太合老公：小人的意思，好支虛架子兒，沒等一個錢，就支十個錢架子，其實禁不得磕打。昨日還了老公那點東西兒，也就刷洗了個精光。看著的抱著瓢的火熱，不料老公從雲端裡伸下手來，待提撥哩，把那些銅杭杭子賞給了。這是俺家祖輩久慣的營生，梅洗梅洗，把那舊的整治新了，拿著哄人，胡亂騙飯吃，還要在前門外尋點鋪兒，開個小烏銀鋪。舊日的主顧，想已是哄的怕了，再哄那新頭子。鋪兒有了，一點傢伙兒沒有，還向老公乞恩，把那當舖子裡的臥櫃，豎櫃，板凳，賞借給使使。」陳公道：「你看這『有錢買馬，沒錢置鞍』事麼！有本兒開鋪子，倒沒有廚櫃了！」

童奶奶道：「可說甚麼來！要分外再有個錢，可敢還來纏老公哩？除了這老公賞的首飾，精手摩訶薩的，有個低錢麼？不敢望多，只再得一百兩銀接著手就好了，那得有來？」陳公說：「我聽說你那住的房兒小小可小的，到也精緻，賣了，使不的麼？」童奶奶道：「還說哩！他可不每日只待賣那房子，說：『為甚麼拿著銀碗討飯吃？』小的說他：『這房兒是老公看顧咱的，是你祖父分給咱的呀。老公看顧你一場，你合我裡頭住，就合爺娘分給孩兒們的屋業。孩兒們守著，爺娘心裡喜歡；孩兒守不住，賣得去了，雖是分倒給你的，爺娘心裡喜歡麼？你諸務的沒了，單只這兩間房，驢糞球兒且外面光著。你再把這幾間房賣了，咱可倒街臥巷的？咱處作自受的罷了，可叫人說：你看那陳公的伙計童銀一家兒賣了房討吃哩。人問：『那個陳公？是見今坐東廠的陳公哩？這可是替老公妝幌子哩麼？』」陳公道：「你說的是呀。他要不要這們十分的狠，壞了生意，我也不收了本錢來。他作孽罷了，難為帶累你這好人合他過苦日子。——也罷，我借一百兩銀子給你，算你向我借的。你一年只給我十兩銀子的利錢，別落他的手。賺的錢，你吃，你穿，也別要管他。你賺的好了，你可慢慢的陸續抽本錢還我。那舖子裡的廚櫃沒有了，連舖子都一齊賣了與人。我另有，我叫人尋給你，你叫人來抬去使。」

童奶奶一邊磕頭道：「小的就這裡先謝了太太合老公罷。」起來又道：「得了個艾虎兒合個八哥兒來進與太太合老公看，在外頭哩。」陳公道：「那裡的艾虎兒呀？夏裡我這們叫人尋沒尋著。你是那裡的八哥兒？會說話麼？」童奶奶道：「胡亂也說上來了。」陳公道：「好呀！快叫人取進來！」童奶奶道：「八哥，你問太太安。」那八哥果然道：「太太安！」童奶奶又道：「八哥，你問老公安。」那八哥果然就問：「老公安！」童奶奶道：「八哥，你問太太老公千歲。」那八哥果然說道：「太太老公千歲！」陳公甚喜，說道：「你也是個能人，那裡尋著這寶貝兒孝順我哩？」陳公叫人把艾虎合八哥用心收著，讓童奶奶到炕房暖和，好生待飯；又合太太說：「就把他先還的那一百兩借與媳婦兒去，也不消問他要甚麼文約兒。」又吩咐人查廚櫃與他使。又吩咐人拿飯給跟的人吃。分派已畢，老公吃完飯，下廠去訖。

童奶奶合太太數黃道黑，直至再吃了晌飯，方才辭了太太，領了一百兩銀，騎著驢子，打著得勝鼓，奏凱而回，對童七講說詳細。童七大喜，說道：「天爺喲！那廟裡沒有屈死的鬼？人開口起來說銀匠是賊，象奶奶這個，劉六、劉七合齊彥明也不要你，恐怕你賊過界去了！」童奶奶笑道：「你叫別人也賊麼？我偏著是銀匠老婆才這們賊哩！」童七道：「咱實得百十兩銀接接手才好哩；要不，也就捉襟露肘了。咱明日就著人抬臥櫃合廚去。」兩口子歡天喜地，看就十一月十一日新開鋪面。

時人大約勢利，見他又領了陳公的本錢仍開銀鋪，都來與他把盞暖鋪，依舊興頭。但時運退動的，人就似日頭沒有從新又晌午的理，只有漸漸的黑將下去。況且他那精銅的物件，那個不帶著兩隻眼睛，聞的童七大名，就害頭疼，那個還敢來合他交易？所以常是好幾日不得發市。那北京城甚麼去處？真是米珠煤玉的所在，禁的伙計閒著吃飯，鋪麵包著要錢？這童爺童奶奶見這光景不大得好，也不免有些心焦，不大自在。

這童七的老子童一品與老陳公合下半世的伙計，童七又與小陳公合了上半世的伙計，打著陳公的旗號，人都說他是陳公的伙計，誰敢惹他？甚麼門單伙夫牌頭小甲，沒有敢扳他半個字。他過著這「靠大樹草不沾霜」的日子，那曉的以外的光景？後來人都知道陳公收了本錢，先是那鋪面招牌簷前的布幌都不敢寫了「陳」字，「野雞戴著皮帽，還充得甚麼鷹」？所以那凡百的雜犯差佬，別人不能免的，都也不肯饒他。支慣了架子的人，忝著個脂大肚，穿著徹底的綢帛，開著銀鋪，虛名在外，尖尖的報了個「象房草豆商人」。這在諸商之中，還算最為輕省，造化好的，還能賺錢。預先領出官銀，成百成千的放在家裡開鋪營運；賺的利錢，就夠了置辦草料，淨落下他的本錢。把銀子從春夏的時候，有那要錢使的莊家，把銀子散與他用了，算住了草是幾分一百斤，豆是幾錢一石，等秋間草豆下來的時候，平賣十個，只算他三雙，這先有四分花利。與那管草豆的官兒通同作弊，哄騙朝廷：本等只直六錢領價，開他一兩。所以這草豆商人從來不稱苦累。但要自己有些本事，以外還有幫手。正是「單絲不線」，「孤掌難鳴」。這都是童七所不能的。當初若自知分量，這不是累人的差役，自己告辭，包是辭得脫的；即不然，再叫童奶奶去央央陳公合廣西司說說，也不是難的。他聽了人的話，都說：「這差不怕，是極好的，人還求之不得哩。」就把那前邊所說的話哄的他心花亂開，癡心妄想，要從此一天富貴。

誰知這造化將要低來的時候，凡事不由你計較。先是戶部裡沒有了銀子，不惟不能預支，按季要你代發；代發去的又不能如數補還，那象是甚麼東西？房子大的這樣蠢貨，他是肯忍氣的？象奴按了日子，一五一十的在那管草料的官支領；管草料的官准了領狀，如數問商人要。這商人卻推與何人？若是那真正大富的人家，雖把自己的銀錢墊發，也還好賤買貴交，事也湊手。這童七翻調只是一個，童奶奶雖是個能人，這時節也就「張天師著鬼迷，無法可使」，只得在販子手裡「食店回蔥」，見買見交。一遇陰天下雨，販子不上城來，便就沒處可買。象奴圍住了門前亂嚷亂罵，一面好幾十文錢央他吃酒買飯，求他個且不做聲；一面東跑西奔往別處舖子裡回買。連那銅行的生意絕無指望，先把家中首飾，童奶奶的走珠箍兒，半銅半銀的禁步七事，墜領挑排響環戒指，賠在那幾只象的肚裡，顯也不顯一顯；漸至於吃了童爺童奶奶的衣裳，又吃了一切器皿；以至於無物可吃，只得吃了那所房子。

童奶奶因沒錢買點東西，不好空了手時常去陳公宅裡。陳太太見他意思冷落，也就日遠日疏；又聞知他跌落了日子，就叫人來催討他的本錢。象奴又逼；陳家的毛食又催；誤了草料，被那管草料的官節次打了幾遭；方才再三苦纏，哀辭告退。這又不是審差的時候，卻再挪移與誰？

一日，又該支給草料的時節，家中上下打量，一無所有。稍停，象奴又來逼命。沒錢求告，又沒草料與他，必定又要稟官，再要責打，如何受得？幸而不曾領了錢糧，倒翻賠墊了千把銀子，也累不著妻子；寫了一張冤狀，揣在懷裡，袖子一根捆氈包的大帶，不等象奴來到，預先走出外邊躲藏。

待不多時，象奴果然來到，只說童七躲在家中，跳■著嚷罵。將晚，沒有草料，象在那裡嗷嗷待哺，象奴只得回去稟那本官，差了三四個人，分頭捉拿商人童七，在他那兩間房內，到處搜尋，只無蹤影。還道他深夜必定回來，等了半夜，那有童七的影兒？誰知這童七懷著狀，袖著繩，悄悄的走到那管象房草料戶部河南司主事宋平函私宅門首，兩腳蹬空，一魂不返。黎明時節，本宅還不曾開門，總甲往城上打卯，由門前經過，看見了這希奇之物，叫了當舖小甲，本宅四鄰，眼同公看。從懷中取出冤狀，方知是草

料商人童有瑩因無力賠墊，被宋主事逼打難受，只得求了自盡。賠了一千三百的銀子，並無領過官銀，叫他妻子與他伸冤理枉。

總甲同了眾人叫開了宋主事的大門，說知所以，傳進宅內。宋主事正在那裡與一個愛妾行房，受了一驚，後來陽痿，不能再舉，至於無子。這分外的事不必細說。宋主事連忙即起來梳洗完畢，要取懷揣的冤狀進看。總甲不肯發與，賞了總甲一兩銀子，叫書辦抄了進去。宋主事一面差人報了南城察院，一面急急的上了本。旨意下部查究。堂上覆了本，議將宋主事降三級，調外用。屍著屍親領埋。弔了前後四天，才從宋主事的門上解卸下來。童奶奶合虎哥寄姐並駱校尉家的男婦都穿了孝，每日在宋主事的門前大哭、燒紙、奠酒、招魂。宋主事情願與他買棺裝裹，建醮唸經，伍弄著出了殯。

童奶奶還虧陳太太看常，再三與陳公說了，叫且別要逼他的銀子，時常還賞他的東西。虎哥已長成十五歲，出條了個好小廝。後來央了陳公，送與一個住陳公房子的福建人新進士做了個小長班，甚是得所。進士觀了政，選了戶部主事，接次管差，虎哥極蒙看顧。所以童奶奶天無絕人之路，也還不至於十分狼狽。但後來過的日子，虎哥合寄姐的行藏，都不知怎麼結果，且聽後回再說。